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十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淩　典懷翀　參訂

秦

僖公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刻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僖公十年

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寔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丕鄭子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僖公十三年

晉荐饑使乞糴

于秦、秦伯謂子桑公孫枝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之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公十四年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予。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

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僖公十五年）晉侯（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獻公妃穆姬女）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晉侯之車壞）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寔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寔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寔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迎也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

首（垂髮）拔舍（拔草舍止）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卽呂甥）且召之子金（呂甥字）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惠公子懷公）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

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矣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

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即惠公許賂河外列城五

傳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

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益〕鄰鄰之厚君之薄
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
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夫人指秦穆）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僖公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

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僖公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

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遽驛）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子襄公也文公未葬故稱子以墨染其衰而加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僇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

夏四月辛巳
晉人及姜戎
敗秦于殽

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子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

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諸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illegible]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

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蓋也

文公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秦伯猶用孟明

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公孫枝）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子桑有焉。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文公六年秦伯任好穆公名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

秦康公

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公十二年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

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涉也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景公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子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我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

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昭公元年）秦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鍼）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其失教）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八乘）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女叔齊）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

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日景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玩愒皆貪也言執政爲民之主而貪玩歲日爲此不能終日之詞其能久乎

左氏條貫卷十

男官賀校字

晉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翼 曲沃

左氏條貫卷十一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晉

隱公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也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隱公六年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名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去聲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

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八年曲沃滅翼。莊公二十三年晉桓莊桓叔莊伯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莊公二十六年

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

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

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 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故今始作二軍

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
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
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
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
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
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

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之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

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

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

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羭美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傳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

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五年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言虢與虞同爲晉宗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僇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

人寔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

虞師晉師滅下陽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子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

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玉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

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子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

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

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僖公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九年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
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
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
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
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
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二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

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吾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

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

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僖公十年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

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僖公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惠公之在梁也（惠公以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産懷子曰孕）卜招父（梁大夫）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

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僖公

二十二年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子犯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

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

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土也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
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
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
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狐偃趙衰賈佗）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
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
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
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
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
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

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公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侯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勃鞮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穆公女文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鯈叔劉）文公妻趙衰（文公以女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即文公女）請逆

盾與其母子餘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一段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僇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舉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

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

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

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侯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取穀于敵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助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

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
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
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
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
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
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
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子玉子與

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即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僇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

僖公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晉襄公

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明年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

匹夫逞志于君以釋三師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也面如生初臼季胥臣使過冀見
冀缺即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
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子將
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缺父冀芮欲殺文公故失地至是還之亦
未有軍行文公二年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僖公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

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左氏條貫卷十一

男官賀校字